

锥刀之末，出自《左传·昭公六年》：“民知争端矣，将奔礼而征于书，锥刀之末，将尽争之。”这个成语和春秋时期郑国的“铸刑书”不无关系。

出于政治改革的需要，郑简公三十年（公元前536年）三月，郑相子产首次推出震惊朝野的“铸刑书”（即把法律条文铸刻在铜鼎上），然而却遭到羊舌肸（字叔向）的指责和反对。

羊舌肸是晋国人，也是晋国重臣中军尉、太傅羊舌肸的儿子。因其“博议多闻，能以礼让为国”而饮誉三晋大地。后来又受聘于楚国，深得楚晋王的信任。晋、楚都是诸侯中的强国，地处晋楚两国之间的郑国却相对弱小。

羊舌肸在给子产的信中说，开始我还对你寄予厚望，但现在没有了。你的表现让我失望。以前先王以事论罪，不制定刑法，是惧怕引起百姓争议。这样做虽不能防止犯罪，但可以用道义去规范，用政令来约束，用礼仪去实施，守之以信，奉之以仁，制定禄位使其服从，再严格执法，处理那些屡教不改的人。这样还无效的话，再教诲他们要忠诚，并根据具体表现适时进行鼓励。然后，教他们一些技艺。态度要和蔼，对人要尊敬，但立场应坚定，断案要果断。如果再访求一些明白事理的卿士，明察秋毫的官员，忠诚守信的里长，慈善聪颖的老师，百姓就会听从命令，不再发生祸乱了。如果百姓知道了法律，就会对上不恭，产生争斗之心。如果他们以刑法为依据，侥幸取得成功，再治理就困难了。夏朝因乱政而作《九刑》。这三大刑律的制订，都在朝代之末。现在你作为郑相，作封制，立谤政，制参辞，铸刑书，用以安定民心，不是相当困难吗？《诗》书中说，效法文王的德行，一天就可以抚定四方。又说百姓熟知了刑法，会依法相争，将放弃礼仪而征引刑法，即是细枝末节，也要争论（原文即成语“锥刀之末”）。如此下去，乱政滋生，贿赂盛行，在你生前，郑国就会衰败了！肸听说，国家将亡，必多制法律，恐怕说的就是这个吧！子产回答说：如你所说，我确实没有才能，不去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，不过，我是想挽救郑国的。即是有违你的命令，也不敢忘记你的大恩。

现在看来，羊舌肸的这番言论，不啻是一派胡言，且有干涉郑国内政之嫌。如果不是子产的坚持，对羊舌肸婉言相拒，恐怕这个“铸刑书”的壮举早就流产了。当然，也就没有了后来郑国的强盛和辉煌。

锥刀之末，也作“锥刀之利”。后来多用来比喻微小的利益，即人们常说的蝇头小利。

安静的时间里

韦联成

大地落满尘土，如此深沉的睡眠，那么多经年的事物都停止了争吵，我坐在时间的深处思量，是谁将这沉重的暮色，暗黄的天空打磨得如此明净，古老的经卷在闭眼的岁月里，暗成了黑夜的一部分，寒冷逼近，凝结的星辰，在我的体内擦着火柴，转身的时候，看清了焦灼的星光下，一个人惨淡的一生，多么多么永恒，我们终于成为自己的小小敌人。

乡下的棋子

卢海娟

游戏的规则很简单：两个棋子携手，就形成了杀伤力，会把迎头子立孤军作战的单个棋子吃掉。棋子可进可退可横移，只要不落单，对方就束手无策。

通常，先出棋的人会把“一三五”的位置当成“头三脚”，后出棋者则定位在“二四”上形成犄角之势，五个棋子前攻后守，结成两两联盟。可惜在以双制胜的棋盘上，总会有一个棋子得不到应有的照应，加上棋盘上道路狭窄，一不小心撞上枪口，只好壮烈牺牲。

也有棋品差的，悔棋，倘遇见性子急的，吵起来，动起手来也是有的。

每一个村庄都有一个下“五道”的高手，一任对手悔来悔去，直到实在不好意思。下“五道”的高手都是世外高人，他们进退自如，胸怀全局，是乡村无法超越的巅峰。

也不知道从哪里传过来的，我十几岁的时候，同学们热衷于一种棋叫“老虎吃小孩”。棋盘和“五道”很相似，也是正方形，横竖各三条线相连，只是还要画出这个大正方形的对角线，同时连接正方形四条边的中点画一个菱形。

游戏开始前，确立一方为“老虎”，一方为“小孩”，“老虎”可以吃“小孩”，“小孩”无法吃“老虎”，但可以把“老虎”堵得无路可逃。“老虎”那一方只有一个棋子，就是一个较大的石块，盘踞在棋盘的正中央。“小孩”是16个小石子，这些棋子紧紧地围在棋盘的四方。

游戏规则是，若两个“小孩”出现在同一直线

上，中间恰好有个空位，又恰好遇见老虎跳到空位上，那么，这两个“小孩”就被老虎“挑”了。两个棋子一起被吃掉。倘若“小孩”被老虎吃光，则“老虎”胜出；若“小孩”把“老虎”围得无路可走，则“小孩”胜出。

棋盘中间是“老虎”的地盘，只要它不贪吃，不走到棋盘的边缘，至少需要8个“小孩”才能围住它；如果它跑到边缘上，那么只要3个“小孩”就能堵死它。为此，执“小孩”棋子的这一方常常故意卖个破绽，不惜牺牲两个棋子为“老虎”设个局。玩得精的，自然不会上当，宁可舍了这块到嘴边的肥肉，也要保全自己的性命。

“老虎吃小孩”的游戏还有个变种，叫“抓大王”，两者棋盘的画法差不多，不同之处就是在正方形的一条边的中点向上延伸，连画两个顶点相连的菱形，画出菱形的对角线，至高点与正方形右侧的终点相连，孩子们管这个叫“烟囪”。

中间仍用大石块为棋子，是谓“王”，四围16个棋子为“兵”，游戏规则与“老虎吃小孩”相同，只是，“王”多了一条路，关键时刻还可以爬“烟囪”，最有喜感的是，爬到“烟囪”顶点之后，还可以“放虎归山”，沿半根抛物线回到主棋盘上。

到底是“王”杀光了“兵”，还是“兵”抓住了“王”？棋盘上多少个回合的厮杀都已风轻云淡。如今，大家早已忘却了当年的游戏，只剩那些个纵横交错的模糊的棋盘，连同细碎的石子像风化的沙，遗落在天地之间。

随笔

不是说我们的国宝象棋。

我虽住的小山村，也就三五十户人家，大家只知道看着老天的脸色春种秋收，但乡下并不缺乏自己的棋子。

乡下人的第一盘棋叫作“天下太平”，这是一年级小孩子的游戏——两个小孩面对面蹲在原生态的操场上，各自准备一根铅笔大小的杏苕棍，以此为笔。游戏开始前，每个人在面前的地上画一个大大的田字格，然后，石头剪刀布，胜者在田字格右上角的小格内深深画一个“一”，这是“天”字的第一笔，继续石头剪刀布，依次一笔一笔写下去。谁先把“天下太平”四个字填写在自己面前的田字格内，谁就是赢家。小孩子玩得满是泥，却开心无比。农家院子里，村路边，田边一小块空地上，都会撞见“天下太平”这几个字。

老少皆宜的叫“五道”。这是村子里最高档次的智力游戏。棋盘可以画在课桌上、教室的地上、操场上、铺着宽木板的窗台上、家里的饭桌上，以及田间地头、山间小路、井旁河沿……

有时是两个小孩子，有时是村里的闲汉，有时是地头歇息的农人。连家务缠身的妇女也会放下手中的活计，来与人一较高下。

准备斗“五道”的人先画一个正方形，在正方形内横竖各添三条线，这样，棋盘上横着竖着都有五条“道”，无论面对哪一面，都有五个横竖相交的点。

对弈的双方各寻棋子，一方拣五个石子，另一方则拣五根三厘米长的小木棍。五个交点依次摆好，互相推让一下，一方便出动了。

新书架

《博弈》

章艳芬

小说讲述了奉水城两大知名船业公司海宁和南洋之间的恩怨情仇。故事从一场引发了两家公司商业博弈的饭局开始，南洋船业的实际掌门人周船雨为振兴家族公司，设了一场饭局邀请救兵。正是这场饭局，改变了两个世界、两代人的命运。作者从一场小饭局出发，却扛起了整个故事。

作者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：任何竞争其实都是人性的竞争，是善与恶、阳与阴、冷与热的对抗与撕裂。这本书延续了许开桢一贯的风格，人物设置纷繁复杂，笔锋犀利狠绝，在描述商业博弈的过程中，完成了对人性精准狠的剖析。周船雨和史睿枫分别是南洋船业和海宁船业的CEO，两人在不断“斗法”的过程中关系悄然改变，从对立到合作，事实上也是两人对人生对商场更进一步的认识。作者貌似在写两家船业公司之间的博弈与竞争，在写现代商业竞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，实则展开了一条暗线，让我们在商业斗争之下，看到了人性的善恶交锋。

冬风未减，桃花就孤独地走在前往春天的路上。晨起，一睁眼，一树桃花，晃晃了村庄。

在故乡，桃花居多。在豫东平原，总有一棵桃树，长在农家庭院的角落里。桃花辟邪，有桃花压阵，鬼神不惧。

古人，在文化里，常用桃木剑去驱赶晦气。这桃，在文化里待得太久了。

桃花，虽在凡间活得甚好，但总有文字不放过它。你看神话里，与桃有关的地方太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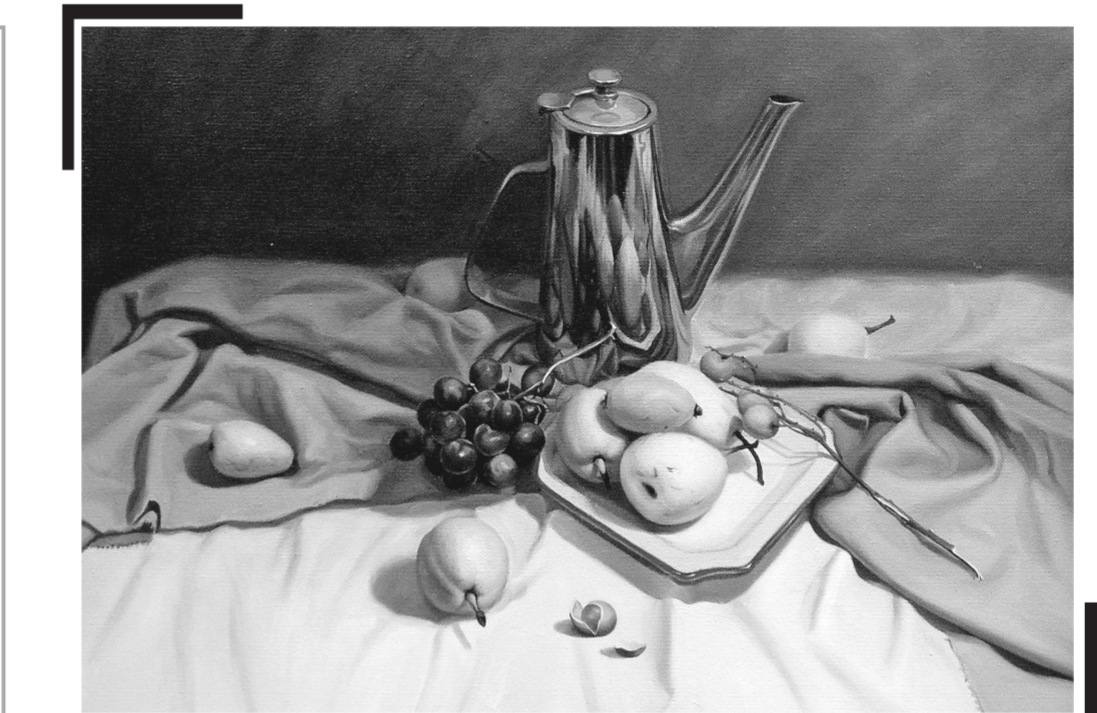
王母娘娘的蟠桃园，是神话里的重点。神仙，靠它延寿。

再说那夸父追日，虽渴死在路上，那手中的木杖化作邓林。此邓林就是桃林，一地的桃树，是夸父留给我们唯一的遗产。

桃花，与仙境有关。古人描绘理想中的世界总有桃花的影子。陶翁笔下的《桃花源》：“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。”

在我家，也有一棵桃树。

那是一棵野桃树，可能是秋天吃桃，把桃核随便扔在院子里。人没在意，但隔年春里一场风，一场雨，它就破土发芽，生长起来。



静物(油画) 贾柯

散文

桃花书

曹文生

直到有一天，它开了花，结了果，才引起父母的重视。

春天，在这棵野桃花下，我读着古诗。读到崔护的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”。便被这凄凄唯美的爱情感动，在古代，一眼动情的绝笔，莫过于如此。

后来读明代，读到秦淮八艳。桃花扇，是一个女人的傲骨。

几滴水，开出桃花。风骨，躲在扇子里；桃花，也开在扇子里。

一个孩子，喜欢桃花。更馋那一嘴的毛桃。故乡，种的多是那秋后仍未成熟的毛桃，把人等得心焦。

开学了，还不熟，我们只好眼巴巴地走了。我

记得，那是开学后第二周，母亲来看我，一个布兜子里，是红红的桃，吃一口，真好吃。

桃只是个引子，它背后的故事，是一双干裂的手。

母亲采摘，淘洗。然后步行五里土路，风尘，蒙头盖脸。腿，酸疼。

关于桃的故事，情节简单，也无神话。只有一如既往的疼爱。

后来，每次读到关于桃的文字，便会在神话传说和古典爱情外，加上一些温情的场景。

母亲送桃的样子，是我这辈子最深的沟壑，永远也迈不过去了。

一朵桃花，只会带来春天。

但是，一篮桃，不在春天，在秋天，熟在生命里。

连载



马伯庸 古董局中局 4 大结局

药不是显然已经有了通盘考虑，侃侃而谈，就像是在作一个学术报告。我盯着他，心中逐渐有了决定。

他说得没错，上次我信心十足地去追查老朝奉，结果反被白瑞莲当枪使，这让我一直心存顾忌，生怕再次被仇恨蒙蔽双眼，中了人家圈套。我确实需要一个搭档，能够裨补缺漏，帮助我及早觉察问题。

“问题只有一个，我怎么知道你你说的都是真的，不是老朝奉故意派人来骗我。”

我尖锐地问道，这个问题可能会让他不高兴，但必须要说清楚才成。药不，钟爱华，我先后遭到过两次背叛，而且对方都是我认定的绝不可能背叛我的人。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何况还是两次被咬，我必须得谨慎。

药不是赞许地点了点头：“问得好，说明你现在开始学着思考了。我说的当然是真的，不过我没法证明，你只能赌运气。”

这算是一次坦诚而开放的对话了。我们两人对视片刻，同时

时笑了笑——准确地说，只有我笑了，他的唇角只是微微上翘了一下，与其说是微笑，倒不如说是一种矜持。

“我赌。”

我伸出手来，两个人简单地握了一下。一个小小的反老朝奉联盟，就此结成。

“那我们接下来该怎样做？”

我问道，随即说了几个可能的调查方向，“我的大哥大随时保持开机，老朝奉有可能会再次打电话过来，可以看他打什么主意。还有，五脉里有些人也和他关系匪浅，咱们抓住一点，顺藤摸瓜……”

“这些都不行。”药不是手掌往下用力一切。

“啊？”

“老朝奉对你太了解了，你目前能接触到的任何线索，全都是他安排的圈套，皆不可用。”

“那该怎么办？”我有点发愣。

药不是竖起两根指头：“首先，你得切断一切和五脉的联系，彻底从他们的视野里消失，让老朝奉无法掌握你的行踪。然后，我们去挖掘新的线索。”

“新的线索？”

“没错。送上门的好处，都是可疑的，只有自己主动发掘，才能获得干净的线索。这就好像一座土匪盘踞的大山，常走的大路一定都埋着陷阱，我们只能另辟蹊径，亲自在荆棘中劈出一条安全的路来，才能直捣蛇窟。”他难得使用了一个比喻。

“那……我们该去哪找新的线索？”

药不是走到床头柜前，拿起一份文件递给我：“我这里恰好有一把现成的钥匙。”

看来他早在美国，就已经着手准备了。

这是影印的一份英文文件，好在旁边附了中文翻译。文件的第一页，是数张彩色的青铜炉照片，各个角度都有，旁边还标有各个刻度。我们许家在五脉的主业是金石玉器，看到这香炉，立刻上了心。

照片上的香炉不是很大，高脚双耳，饕餮纹饰，品相完好，但质地却与幽玄青铜有所差异。我一朝腹底题款，颇为惊讶，不由得脱口而出：“这……这是潞王炉啊！”

了白地。库房里的金银被大火生生烧化，熔炼成了一大团金饼。潞王炉闲置在府中，于是这块金饼就闲置在府中，无有用处。

朱翊镠有个儿子，叫作朱常澂，最喜欢收藏文物，号曰敬一主人。他接替藩王之位后，无意中发现了这块金饼，忽然灵机一动，想到了一个风雅的处置办法。

朱常澂请来匠人，把金饼重新化开，改铸成延禧香炉。这金饼太大，匠人们前后一共铸了足足三百六十尊香炉，才把原料用光。朱常澂觉得此炉虽然形制仿古，但古意还不够，于是选了一处风水宝地，把这三百六十尊香炉用牛皮裹好，埋了下去，汲取地气——在现代人看来，其实就是用酸土给炉身咬出锈蚀痕迹，以便做旧。

谁知刚埋下去没几年，李自成的军队就打到卫辉。朱常澂为避锋芒，逃去杭州，后来被清兵擒去北京，惨遭杀害。而这三百六十尊香炉究竟埋在哪里，也就不为人知了。

这套香炉，在古玩圈里被统称为潞王炉。在我爷爷的《素鼎

录》里，特别提过这个，称赞其为良心之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朱常澂身为天潢贵胄，不屑造假，仿古就是仿古，却不是拿来骗人的。每只炉的底部，都刻着“大明崇祯捌年潞国制××器”一排小字，××是指编号——明明白白告诉你，这是我仿制的，连编号都有。

在市面上，曾经零星出现过几个炉子，都是潞王府的香炉。但到底那三百六十尊香炉被挖出来多少只？谁挖出来的？从哪里出土的？一直没人知道，成了当地一个小小的宝藏传说。

药不是拿的这份报告，居然是和潞王炉相关，让我兴趣大增，迫不及待地往下看。

报告很长，应该出自专业的调查机构之手。简而言之，在1937年，卫辉当地有两个地痞动了贪念，想去盗朱翊镠的潞王墓。他们的举动被守陵的村民发现，被迫逃跑。两个地痞退而求其次，又想去盗潞王妃子的墓，结果在挖盗洞的时候居然算错了方位，稀里糊涂挖开了一个大坑。在这个坑里，地痞发现了一个潞王金炉，题款是“大明崇祯捌年潞

国制伍拾贰器”，编号是52。

他们如获至宝，把炉子拿回家，结果却因为分赃不均打起来了。当地保长听到这个消息，打着惩办盗墓贼的旗号，把两个地痞抓进牢里，严刑拷打，两人挨不住，只得乖乖把金炉交出来。

当地古董业有懂行的人告诉保长，潞王埋炉，不可能只埋一个。那个坑里附近，一定还有更多的金炉。保长闻言大喜，再回过头去找那两个地痞，询问埋炉地点。可两人因拷打过度，已经咽气了，临死前只留下三个字：凤凰山。

卫辉当地有凤凰山，占地极广，潞王陵寝就在附近。保长带人找了几个月，也没找到真正的埋炉之处，只得作罢。日本人占领河南之后，保长携家带眷逃往北平，一路随中央军退到昆明。保长不久就病死，他儿子为了维持生计，把那个金炉卖给了一个陈纳德飞虎队的飞行员。飞行员把它连同它背后的故事都带回美国。

几经辗转，这个金炉被飞行员的后人捐赠给了一个私人博物馆。